

崔凯文集·戏剧曲艺卷

崔凯 著

沈阳出版社

黑土魂魄 大众情怀（代序）

孙 浩

崔凯这个名字，总是与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舞台作品联系在一起。不佞早在上山下乡时期，就经常读到 he 发表于省内各类文艺刊物的戏剧曲艺类作品，那时的他，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艺术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辽宁大地一批明星级喜剧艺术家的崛起，崔凯的作品进一步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他成为这些艺术家身后的擎天巨手，为其助力，为其掌舵，为其添彩，为其提供不竭的才思。其艺术才情，直如春江之水，破冰决堰，奔流直泻，一发而不可收，逐渐形成了他的作品直面现实、关心大众、晓易畅达、幽默风趣的艺术特点。这些作品经由优秀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尤其经过电视媒介的广泛推演，其艺术影响力迅速达于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崔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辽宁这块文化热土培养出来的一代最具艺术影响力的剧作家。

纵观崔凯的全部作品，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民族民间文化色彩和独特的东北地域文化精神。在文化、心理、情感和意识上，与东北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尊重、热爱、亲近这些质朴的劳动人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生活，农民的家庭琐事，农民

的酸甜苦辣。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农民创作，表现他们的忧欣苦乐，意欲奋争。这样一份执着与坚韧，不但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坚实崇高的。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美，就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中。在文艺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课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物质诱惑和五彩缤纷的生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艺术和创作，也在这场历史巨变的洪流中涌动变异，各种思潮和主张活跃发展。单纯地张扬艺术家自我，主张玩艺术，关在象牙塔里，在狭小的哥们圈子里造艺术、侃艺术，成了不少艺术人的时尚，并引以为傲。像崔凯这样不抄近路，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地徜徉在生活的海洋里，为人民而创作，为大众而歌的作家当真是多乎哉不多也。为此，崔凯对自己创作方向的坚守就不能不令人油然而生敬。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心灵自由只有和社会责任、接受群体结合起来，创作才有价值，作品才有生命。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观察者和发现者，崔凯有一颗童心、善心、爱心，善于把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矛盾冲突和生活际遇以鲜活生动的喜剧形式幽默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在领悟内涵和精神的美感后发出会心的笑声。像表现当代城乡爱情观变化的独幕喜剧《约会继续》，以独特的人物性格，俏皮的戏剧语言，制造出令人捧腹的戏剧冲突，把当代劳动人民变化了的价值观、婚恋观表现得灵动幽默，饶有趣味，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而表现党和政府棚户区改造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崭新变化的短剧《会亲家》，把农村种粮大户的幽默和城里工人的机智表现得相得益彰，几乎是一句一个彩，令人忍俊不禁。在酣畅的笑声过后推出“为明天干杯”的主题，堪称是“含笑谈真理，四两拨千斤”的精彩之作。

正是这种对广大劳动人民深厚的情感使然，崔凯的作品中，充溢着一种其诚在心、其真在骨的大众情怀。这个从辽北黑土地走出

来的剧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实实在在，心甘情愿，充满激情地为普通百姓创作，大众口味、大众心理、大众情怀，是他艺术创作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觉。这既体现在他作品的选材上，也体现在其风格建设上；既体现在人物性格上，也体现在内涵开掘上。这种追求，小而言之，是作家个人对创作取向的定位，个性化创作风格的确定。而在根本上，则是对艺术创作正确方向的坚持，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的源泉。”这一观点，直到今天对艺术创作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精髓永远也不会过时。坚持“为人民大众”而创作，永远是当代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不必讳言，今天中国的文艺舞台，在精品迭现、百花盛开的同时，各种文艺思想和艺术主

张纷至沓来，多样化的艺术选择和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少人忘记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有方家公开撰文称，我的作品就是我个人玩的一场游戏，观众爱看不爱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不是给现代人看的，而是给五百年以后的人看的等等。在这样的艺术主张下形成的作品，只能是云山雾罩、光怪陆离的主观呓语，没有社会价值，没有对生活新的发现，没有对人的尊重。当一个作家陷入对他人、对生活了无情感，对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时候，他只能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他的作品只能被生活唾弃。

崔凯是那种尊人民为父母的作家，他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社会之公器。从踏入创作领域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大众而写作，他的创作从未离开过农村、市民等最普通、最一般的寻常百姓。像拉场戏《闹鱼塘》里泼辣、固执的胡二婶、田大妈，既充满个性，又诙谐滑稽，心地善良，表现出普通劳动者的质朴可爱。大型秧歌剧《马

兰花开》中一代新型农民马兰、憨直内敛的牛奔，性格本身就具有喜剧性，表现了东北农民达观爽朗的性格特征。这种人民性的艺术追求，体现在崔凯全部作品中，这就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不禁令人想起当年柳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情感，终其一生为农民写作的文化追求。在这一点上，崔凯与前辈作家达到了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

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服务，就要创造出人民群众喜爱的、适合他们审美需要的作品。崔凯的创作，就是在自觉地实践着一条文艺创作民族化、民间化、地域化的创作道路。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用自己的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和发展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真理性要求。任何文艺创作，无论它的艺术思想何等耸峙云天，无论它的内涵何等深不可测，无论它的外观何等缤纷绚烂，它都应该而且必须在形、神、内、外等各方面特征上，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地域的文化特征相适应。离开了这一点，艺术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形成，必然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必然要在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营养，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艺家共同遵循的艺术规律。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继承了俄罗斯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阿瑟·密勒的戏剧创作经受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文化冲击一样。法国印象派美术大师莫奈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塞纳河啊！我这一生都在画她，在任何时刻、任何季节……我从来不会因此感到厌倦，她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崭新的。”这是一种对家乡、对土地、对特定人文历史的真挚情感，有了这种情感，作家艺术家的激情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种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自觉开掘，是文艺创作形成个性、走向大众的重要途径。崔凯注重从东北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

选取创作素材，他的作品洋溢着令人着迷的东北味、农村味、人情味。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三味”，才使他的作品充满魅力，为全国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爱。东北民间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东北人民性格深处那种豁达爽朗、乐观幽默的特点。东北二人转中丑角的表演最能代表这一特点。崔凯的拉场戏《摔三弦》，把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拨弄三弦算命挣钱的盲人张志出于为儿子挣钱办婚事的良好愿望，重操弃之多年的算命旧业，而且误打误撞地算到了尚未谋面的亲家母头上，造成一连串的喜剧冲突。其幽默诙谐的唱词，智计百出的对白，妙趣横生的情节，加上喜剧大师赵本山精彩绝伦的表演，把拉场戏这一东北民间戏剧形式演绎得妙到巅峰。愚以为，这部作品，堪称我国民间文艺喜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而表现摒弃农村陈旧婚恋观、青年男女自主恋爱、触动老年人也改变生活观念的评剧《鸳鸯扣》，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表现得生动传神。神话歌舞剧《取经路上》，虽然取材于传统二人转《猪八戒背媳妇》，却能别开生面，旧曲新唱，把东北民间艺术幽默兴兴的艺术特点表现得生动活泼。他还写过取材于沈阳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大型民族歌舞剧《雁叫长空》，反映东北农村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的八场秧歌剧《新娘泪》等剧目，无一不保持着他的作品民间化、地域化的特点。

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形成什么样的创作风格，从根本上来说，源自作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李渔主张戏剧要让观众喜爱，要能消解观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忧虑、愁闷，让他们发出源于内心的笑声，达到愉悦身心，调整精神的作用。所以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

笑是吾忧。”连“一夫不笑”都成为忧虑，可见李渔对喜剧效果的重视。他在《闲情偶记》中把“重机趣”作为重要篇章：“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

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崔凯戏剧创作的突出成就是喜剧色彩，他的作品机趣横生，赏心悦目，令观众心神为之一朗。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创作取向与先哲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看他的作品十分轻松，不会皱着眉头去分析猜测，不会被艰涩古奥的理念折磨得费尽心机去揣摩，它会让你始终处于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欢笑之中，看过之后更会为其中的幽默、诙谐的文化元素所感染，进而对人生有所悟解。

在目前全国缺少优秀喜剧的大环境中，崔凯的喜剧创作显得独树一帜。喜剧需要幽默，需要智慧，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扎实的生活积累，更需要艺术创作澎湃的激情。喜剧产生于性格，它的翅膀是冲突、情节和语言。有了喜剧化的性格，才可能有喜剧化的人物和喜剧化的行动，进而形成喜剧冲突和喜剧语言。这些，无论在《摔三弦》的张志身上，还是在闹鱼塘的胡二婶、田大妈身上，抑或是在《马兰花开》中的马兰、牛奔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戏剧舞台上耕耘了四十余载的崔凯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成为辽宁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为社会创造的欢乐，他为人民生活添加的色彩，他为中国戏剧百花园奉献的人物和艺术个性，必将对中国戏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长久地为广大观众所铭记。愿他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继续为社会、为生活、为他时刻铭记在心的广大观众奉献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多的欢笑之声。

祝崔凯先生身康、心娱、笔健。

2011年5月6日于盛京少帅府

（孙浩现任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戏剧评论家——编者注。）

目 录

黑土魂魄 大众情怀（代序）	1
拉场戏_摔三弦.....	1
拉场戏_闹鱼塘.....	13
民族歌舞剧_雁叫长空.....	24
大型秧歌剧_马兰花开.....	45
独幕评剧_鸳鸯扣.....	74
秧歌戏_双飞燕.....	89
拉场戏_巧嫂解谜.....	98
小戏曲_新编《摔三弦》	104
八场秧歌剧_新娘泪.....	108
八场吉剧_贵妃还乡.....	142
神话歌舞剧_取经路上.....	175
短剧_会 亲 家.....	179
独幕喜剧_约会继续.....	185

拉场戏_摔三弦

人物：爱华——某大队团支部书记，26岁（简称华）。

刘大娘——爱华娘，55岁（简称娘）。

张志——二层眼，林家坡农民，60岁（简称张）。

时间：现在。

地点：辽北山村，刘大娘家。

【农家新舍，室内新式桌椅，常用茶具。

【室外，一排花棚爬满牵牛花，一个石墩。

【幕启，娘抱着刚买来的玩具男娃娃和男孩小帽子上。

娘（向内）淑花，爱华，怎么都走了！

（把东西放桌上）。

（唱）

刚才我去供销社，

遇见西村“二掰扯”，

她说是瞎子给她批了“八字儿”，

今年能把孙子得。

我儿媳妇淑花也有了喜，

是男是女猜不着。

这几天她张罗要去把人流做，

我连哄带劝紧拦着。

她要是能生一个白胖小儿，

我冲南磕头念那个阿弥陀佛。

（白）唉！都说现在大地方有科学，孩子没生就能断出来是丫头是小儿，咱这山沟里也没人会那个科学啊！就会算月份，走道先迈哪条腿，那玩艺儿它也不打准呀！淑花怀头一个孩子大伙儿还都说是小子呢，归齐还生了个丫头！听人说，眼下神佛又都出世了，算命先生也偷摸地出来了，你说我怎么一个也没遇上呢？我呀！也得找一个算命瞎子，让她给好好算算，我儿媳妇这胎怀的是不是个小子？要是小子，我说啥也得要！（拿起小娃娃，戴上小帽子，想象着自己可爱的小孙子）

华（拎纸包上）（唱）

一阵急来一阵忙，

回家来给嫂嫂取衣裳，

送她到医院做流产，

先斩后奏再劝我糊涂的娘！

免不了要挨一顿骂，

待生米成熟饭她再骂也“没扛儿”。

（进室内见娘正在看娃娃）

（白）妈，你这是干啥呢？

娘 猴丫头，吓我一跳！

华（拿过小帽子）这是给谁买的？

娘 给我孙子呗！

华 你孙子？

娘 啊，你嫂子这回保证能给妈生个胖孙子！

华 妈，你老是想孙子想出病来了吧？

娘 去你的。哎，爱华，妈想……妈想跟你走个后门呢！

华 走后门儿？

娘 你在大队不是管那个计划生育吗，你先别让你嫂子去做人流……

华 妈，一对夫妻一个孩儿，这是党的政策，不是跟你说……

娘 你听我说完哪！人家西村的“二掰扯”找算命先生批“八字儿”，说她是有了孙子的命，咱家……

华 妈！你可拉倒吧，那是封建迷信！

娘 你懂什么，那算命可灵了！有个瞎子给我也算过，说我到老了子孙满堂！

华 （警惕地）妈，你找瞎子算过？

娘 算过。

华 那瞎子呢？

娘 瞎子？我知道他上哪去了！

华 啥时候算的？

娘 都十好几年了。

华 瞎！

娘 我寻思咱也找个瞎子好好算算，看你嫂子能不能生个小子。

华 妈，目前正宣传精神文明，你可别往咱家找算命瞎子。

娘 他要来，我就找！

华 你找来，我就撵出去！

娘 甭，看把你出息的，不就在大队当个什么团书记吗，芝麻绿豆大点儿官，还把你美出大鼻涕泡了呢！

华 哎，别看咱官不大管事可不少。

娘 去去去，别在家气我！

华 （调皮地）去就去，妈妈你老别生气，坐在家里等着抱孙子吧！

（进屋内拿衣服出）

娘 哎，爱华，拿你嫂子衣服干啥去？

华 她冷了要穿！（下）

娘 这个矫情丫头，专能气我，明个趁早嫁出去，要不有她在家我这孙子难抱成。（突然有些察觉）哎？她回来给她嫂子拿衣服，是不是要送她去做人流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哎哟！这是在哪摸满手黑呀！（进室内）

张 （怀抱三弦上）（数）

张志我，小神仙儿，

一张铁嘴镶金边儿，

眼神不好耳朵灵，

摸着棍子就爬竿儿。

背着家人来算命，

三弦一响就来钱儿。

山沟里的生意真好做，

一头晌就来一把“大白边儿”。

（白）哎呀，儿子搞对象把我急够呛，就因为我这个瞎爹，这对象看一个黄一个，看一个黄一个，看了八九个，黄了十来个。这回听说他自己搞上一个，我寻思给他划拉个千儿八的，早点儿把彩礼过过去，省得再黄了。可我这瞎摸糊瞎眼的也没有别的来钱道儿，趁着有些老头老太太还信命，我出来撞撞大运，得手就唬几个。（坐在石头上数钱）一五、一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什么？你们问我这瞎子怎么还能点钱哪？嘿嘿，这不叫“见钱眼开”吗！

【刘大娘出来倒水，泼在张身上

张 哎哟哟，好大的雨呀！

娘（发现张）哎哟！这还有个人呢！对不起，我没看见！

张 啥叫没看见！我瞎你也瞎？！

娘（递毛巾）快擦擦吧，这是怎么说的！哎，你还带着弦子，是算命的吧？

张 哦，我是唱大鼓书的，呆着没事儿给上岁数人解解闷儿！

娘 那你也准会批“八字儿”。

张 也批过。

娘 你批得准不准哪？

张 不敢说准，信不信由你。

娘 那快请到屋里吧！哈哈，今儿个八成是好日子，我一盆水泼出个算命先生来。

张 啊？我这么大岁数是你泼出来的？这山沟人真不会说话！

娘 哎，先生别见怪，我这是顺嘴胡说，快请坐！请坐！先生你贵姓啊？

张 免贵姓……啊姓弓名长志。

娘 是哪堡子的人哪？

张 家住本省二木岭。

娘 这还是远道来的呢，算的准灵！多少年也没有算命的了，你出来算命没人管吗？

张 啊，没人管，现在是政策开放，干啥都让，家家奔富，各找出路。

娘 那也得背着点儿，叫政府知道了不让啊！

张 啊，那是！那是！

娘 先生，你算一命多少钱？

张 这钱是过手货，名声留到老，我弓长志算命不要钱。

娘 那你要粮票啊？

张 什么也不要，我讲得对，你凭心赏，我讲得不对，分文不取！

娘 那你可得给我好好算算。对！我先给你沏碗红茶水。

张 我不渴。

娘 呀！刚才上供销社，还忘买茶了！

张 啊，有碗白开水就行啊！

娘（看见桌上的纸包）哎，爱华拿回来的这是什么？（打纸包）是红糖！

张 老姐姐，家里几口人哪？

娘 五口人，儿子、媳妇、小孙女、还有一个老丫头。哎，我怎么都告诉他了！

张 好日子啊！

娘 日子倒挺好，就是……

张 就是什么呀？

娘 啊，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小鸡儿养的少，有的人家养小鸡都发财了……（旁白）
差点儿又说走嘴了！

张 老姐姐，你想算一命？

娘 算，正经得算呢！弓先生你要是给我算好了，我给你宣传宣传，说不定连年轻人都找你算呢！

张 这年头的年轻人不信命。（操起三弦摸音）

娘 那要看你算的灵不灵！

张 这屋里没外人吧？

娘 没有。

张（干咳两声，弹弦，唱大鼓调）

人生在世全由命，

“八字儿”造就难改更，

富贵从来由天定，

子孙有数前世修成。

求卦人今年贵庚几？

（白）多大岁数了？

娘（白）我呀，五十五。

张 生日时辰你报清。

娘（白）阴历六月初六，鸡鸣丑时。

张（掐指）（接唱）

你本是那山海关头城墙土命，

五十五岁属小龙。

老太太算命不必批那个花四柱，

六步大运不说自明。

娘（白）那你还说啥？

张 说命呗！那些玩艺都是老一套，说也是唬人。（接唱）

我算你年轻之时运不济，

十五六岁你就把亲成。

娘（白）对呀，我十六岁就嫁给他们老刘家了。

张（旁白）我约觉着差不多嘛！那个时候没实行晚婚嘛！（大声）当家的比你岁数大吧？

娘 他要活着今年五十八了。

张 这就对了。（接唱）

你男人命短他得前边走，

他要不死你就有灾星。

娘 对呀，老头子早就蹬腿了，扔下我们娘儿仨，日子就别提了！

这都是命中注定。（唱）

你命中该有几和女，

一个姑娘一个学生。

要是先有学生他的福份大，

先有姑娘她可活不成。

娘（白）对呀，我是一儿一女，小子是老大，算得可太对了！

张（旁白）这都是刚才她自己告诉我的。（接唱）

你儿子对象他可没少看。

娘（白）对！对！看了有十来个对象。

张（旁白）庄稼院小伙子对象不好找，他能不多看几个吗？！

（接唱）

到后来和黄花淑女把亲成！

娘（白）对呀，他媳妇是姓黄叫黄淑花，这先生算得可太灵了！

张（旁白）这个我可是蒙上的。（接唱）

他们成亲没择良辰吉日吗？

娘（白）可不是吗，结婚也没择个日子，七八年八月十五结的婚。

张（接唱）

八月十五正赶上嫦娥她要出月宫，

你儿媳妇第一胎生的准是千金女。

娘（白）对！生了个丫头片子！

张（白）那还有错。

娘 先生啊，你给我好好找找，她还能不能生个小子！

张 我给找找。你老太太本是有孙子的命。

娘 有吗？

张 “有哇！还不少哪，你命中注定孙子多，不用外请够一桌。

娘 我能有四个孙子？

张 （接唱）

都因为计划生育不能多生。

娘 对，咱也不想多要，要一个孙子就行。

张 （念）今年正是立子年，身怀有孕定生男。孩子生在甲子上，高官厚禄代代传。

娘 （喜出望外）这可好了，我说这个准是个小子嘛！先生，你可给算准了，要不是小子我好让媳妇去做人流。

张 保证错不了，他要不生小子，你骂我姓弓的是你孙子！

娘 那哪能呢！（旁白）看来这回是准了。我说先生啊，那还有啥说道没有啊？

张 有啊！

娘 那弓先生我可求您好好给说说，要真能生个小子，我好好谢谢你。

张 （旁白）求我给好好说说，我跟谁去说呀！老太太，（接唱）你媳妇今年犯星相，她要在家这个孩子可生不成。

娘 （白）是吗？那我让她回娘家去躲躲！

张 她娘家在什么堡子啊？

娘 在西小河子。

张 （摇头）那可不行！

她躲星可别往娘家奔，

不可往西她得往东。

娘 （白）可也对，她要回娘家，人家要找她做人流，一找不就找着了。对，我送她上她二姨家去！

张 （暗笑）哎呀！她光躲星还不行，还犯几个小人，得防备点儿。

娘 哎呀！我媳妇老实厚道，她都犯着谁了？

张 这个……属猪的、属鸡的、属猴的，都是她的小人，

娘 是吗？我家爱华就是属鸡的，怪不得她成天叨扯着让她嫂子做人流呢！对，我得趁早把她嫁出去，正好让这个瞎子给合合婚。

（爱华上，在门外听）

娘 先生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张 好说，应该的。老姐姐，天不早了，我该……

娘 你别忙，再坐会儿，我还得再麻烦麻烦你呢！

华 啊！算命瞎子真跑我们家来了！

张 还有不少人等我给算命呢！

娘 你别着急，我多给你钱就是了！

张 我讲一命是……

娘 你不用讲价，我给你一个票。

张 这老太太够大方的了。

【娘掏出一块钱，用手弹得山响，让观众看见放到桌子上

娘 弓先生，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姑娘，她自个找了个对象，是个什么劳动模范，我寻思她在家和她嫂子犯相，让她早点嫁过去，求你给合合婚，择个好日子。

张 这现成。你报报他们岁数！

娘 别忙，我再给你沏碗红糖水，润润嗓子。

华 （进屋夺糖包）这是给产妇喝的！

娘 死丫头，你又回来干啥？

张 呀！灶厨的拍屁股——坏菜了！

娘 啊，先生啊，你接着往下……

张 （忙接话茬）我接着往下唱。

（旁白）来了年轻人儿，赶紧换新词，（唱）

自古妇女有英雄，

大破天门阵全仗那个穆桂英。

千四化男女都一样……

娘 （白）这……这词儿也是我命里的吗？

张 （接唱）老姐姐你别打岔慢慢往下听。

华 （笑）哈哈，真有意思！

张 你笑啥？

华 我笑你算命还算出穆桂英来了！

张 谁说我算命？我这是唱曲儿呢！

娘 先生啊，你别害怕，她是我闺女。

张 我不怕，我不怕，咱也没违法怕啥呀！

华 不怕你就接着算吧！

娘 你别跟着乱掺和！先生啊，你还是给我女儿合婚吧。

张 改日再来吧。（站起欲走）

娘 （按张坐下）来一趟不容易啊！

张 那你报一下他们的岁数和生日时辰。

张 俺们丫头是属鸡的，是九月初三半夜生的。小子是属猴的，生日是……哎，爱华，小张生日你知道不？

华 （没好气）不知道！

娘 （捅华一把）啊，弓先生，俺这丫头和他对象是在县里开会认识的，那小伙子上这来了两趟，丫头还没上他们家去过呢！不知道生日也能合婚吗？

张 我给找找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这男的二十七，女的二十六，一个属鸡，一个属猴。老姐姐，他们命相不合呀！

娘 啊！命相不合？

张 这白马怕青牛，鸡猴不到头！

娘 哎，我记得是猪猴不到头啊，怎么属鸡的和属猴的也不到头？

张 这属猴的脾气不好，属鸡的还胆小，两个到一块，秉性不合，鸡猴鸡猴，遇事就急猴。

娘 哎呀！那可咋办？先生你能不能给破破，我看那小伙子脾气怪好的，和我们丫头挺般配呢！

华 妈……

娘 去，你别吱声！

张 我给破破倒行，就怕让男方知道了恨我。

娘 那不能，你这也是为他们好。再说你跟我说了，我心里有个数，咱们哪说哪了，不能让他们那头知道。

张 那我就说说，要想命不克，彩礼得要多。男方结婚得多花几个。

娘 得花多少？

张 最少得拿过来一个整数。

娘 花一千？

张 以外还得给老丈母娘割身皮袄，好去去他那猴脾气！

娘 还有啥呀？

张 还得让姑娘多要几套衣裳，外加一个搓衣板。

娘 这有啥讲究呢？

张 这是叫他往后啥事儿都依着媳妇点儿，有脾气也得扳着点儿。

娘 那好，我就这么办。爱华，还不快谢谢先生！

华 （笑）先生，你这命算得灵吗？

娘 这孩子真不会说话！

张 年轻人我不挑。

华 你姓什么啊？

娘 问人家贵姓？

张 姓弓名长志。

华 这弓长志？家在什么地方？

张 家住本省二木岭。

华 噢，二木岭。家有几口人？

张 爷俩赶集一大一小，老少父子再无别人。

华 就爷俩！你今年有六十多岁了吧？

娘 你这是查户口呢，没正形！先生啊，你喝水。

华 （旁唱）（曲四）这算命人好稀奇。

张 这丫头真是怪脾气。

娘 我赶快把爱华支出去。

张 我得趁早溜之大吉。

华 莫非说他是小张的父？

（白）德富的爸爸也是眼睛不好，会不会是他？（接唱）待我从头问仔细。

张 （白）我该走了。

华 （白）慢走，我还要算一命。

张 怎么，你也要算命？

华 对，我要给你算一命！

张 什么，你给我算命？

娘 哎哟，你作什么妖！

华 先生，我也学过算命。

张 怎么，你也学过子平？

华 学得不好，请多指教。

张 不敢，不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该走了。

华 别忙，你听我算得对不对。走不了，你今天就住下，我们家有酒有菜，保证好招待。

张 这……

华 你姓弓？

张 我姓弓。

华 叫弓长志？

张 对！

华 你报的是真名实姓吗？

张 哎呀，姑娘，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弓某一是一，二是二，绝无谎报。

华 那你鼻尖上怎么冒汗了？

张 （急掏手绢擦）没有，没有，这屋里太闷。

华 你别着急，我不是说了嘛，我也学过算命，今个请你老给指教指教，假如我算得不对，给你赔礼道歉，假如我算得对……

张 那我就把这三弦摔了！

华 此话当真？

张 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华 好，那就麻烦你老给我弹弦，听我给你算命。

张 算就算，我老家雀儿还鬼不过她这红赤焉了？

娘 爱华，你这抽的哪股子邪风啊？

华 妈，你别管，我今几个让你开开眼，看看你女儿的能耐！哎，我也得找个应手家什呀！（从桌上拿起茶盘和一根筷子）就来这个，先生，开始吧！

张 （十分尴尬）这……

华 你就听我的吧！（敲盘）

（唱）灵不灵验不须说，

姑娘我算命讲科学。

什么“八字造就”我不懂。

张 （白）不懂“八字儿”你算的什么命？别算了！

华 （白）别忙。（接唱）

可我能算出你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下里外外一生的坎坷。

张 （白）这也不容易！

华 （接唱）我算先生你，你本不姓弓也不叫长志，弓长为张，你名叫张志那还差不多。

张 （吃惊）啊？她怎么知道，准是蒙上的！

华 我算你家乡也不住什么二木岭，二木为林你家住在林家坡。

张 （更吃惊）这……

华 （白）怎么样，对不对呀？

张 你接着算。

华 我觉得没错嘛！

娘 我姑娘今几个是怎的了？必是下来大神儿了吧！（娘欲点香，被华夺下扔在地上）

华 （接唱）你自幼八成命硬啊……

张 怎么样？

华 （接唱）克去了父和母，从小要饭你的苦难多。

先生啊，你说我算得对还是不对？

张 这姑娘的本事可是了不得。

华 （接唱）为糊口你给瞎子领过道，

学会了骗人唬钱这套噓。

张 （白）她怎么都知道？

华 （唱）

到后来你给地主把活扛，

害了一场伤寒病差点儿见阎罗。

旧社会害得你坏了一双眼。

张 （接唱）提起了以往事我痛在心窝。

华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共产党，

解放后你娶妻生子过上了好生活。

可怜你妻子下世早，

扔下个小儿郎那时两岁多。

多亏了乡亲们把你们父子来照料，

现如今儿子成人要把媳妇说，

都因为你双目失明姑娘不愿意，

急得你唉声叹气要死要活。

先生你说我算得对还是不对？

张 请姑娘高抬手别再往下说。

娘 先生，你别听她胡说八道，她会算什么命！

张 不！她全算对了。

娘 啊？她还全算对了？

张 （唱）

张志我六十多岁算白活，

没想到今天在这翻了车。

早知道算命求仙那都是瞎胡扯，

这姑娘真会算命让人犯琢磨。

我左琢磨右琢磨琢磨不透，

为什么她能把我的根底摸？

华 先生，我这命算得不错吧？

张 算的对！算的对！不过，姑娘啊，老朽不才，丢脸了。冒犯姑娘，我问你一句，你真会算命还是到我们堡子去过？

华 我根本没上你们堡子去过，不过我坐在家里可知道你们家房门冲东开！

张 啊，我拜你为师！

华 别忙，一会儿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给你算的。不过，你得先说说你是怎么给别人算的？

张 唉！我那都是唬人的买卖，赶着套话两头堵，顺情说好话，捋杆往上爬。

娘 啊！你……（把桌上的十块钱又揣在怀里）

华 哎！妈，你怎么把钱揣起来了？

娘 你没听他自个儿说吗，他全是唬人！

华 你这一唬不要紧，不少人都因为信你的什么“立子年，生男孩”，连计划生育的政策都不顾了，本来有好几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都同意去做人流，今天突然变卦了，跑的跑蹊的蹊，这事你能负责吗？

张 我有罪，我该死！我这都是为了挣俩钱儿花！姑娘，你饶我这一回吧，我领你一辈子情！

华 你出来算命，你儿子知道吗？

张 哪敢让他知道啊，我说是上他二姨家住两天，临走把这三弦偷着带出来了。

华 那你不怕你儿子的对象知道了和你儿子黄吗？

张 （一惊）我儿子的对象？唉，我是老糊涂了，知错必改，我今后再不干了！

华 不干了？

张 再干，让我再得一场伤寒病。你要不信……（举起三弦欲摔）

华 （拦张）别摔！

张 不，我再不干这种丢人的事了！

华 大叔，你先坐下我还有话说哪。

娘 （拉华）丫头，这是怎么回事？你都把妈造蒙了！

华 妈！（与娘耳语）

娘 啊，是他！你咋不早说呢？

华 我要是说早了，不把他吓跑了？

张 你们娘俩嘀咕啥呢？

娘 她大叔，你有个儿子叫德富吧？

张 对呀，怎么？老姐姐你也会算命？

娘 你可别提这算命了，你儿子找了个对象没跟你说过？

张 他说过认识个姑娘，彩礼没过，还不知道黄娶呢！

娘 他没说过那姑娘叫啥名？

张 他没说。

娘 这不得了，你儿子的对象不是别人。

张 是谁？

娘 就是我这个丫头爱华，她刚才叨咕这些都是你儿子告诉她的。

张 哎呀，我的天妈呀！这回可倒好，灶王爷打把式——砸锅了。不行，我得走！

华 大叔……

张 我……我……我算没脸见人了。小子好容易处个对象又让我给整黄了。（又要走）

华 大叔别忙走，我还有话呢！

张 啊，还有活动气儿？

华 大叔啊！（唱）

你言说我和德富命不合。

张 那都是胡扯。

华 你还说男方得花上它一千多，

张 那是顺嘴瞎掰扯。

娘 丈母娘一身皮袄还用不用割？

张 压根就没那个说。

华 用不用搓衣板，扳扳德富坏性格？

张 那也都是没影的嗑。

华 （白）怎么，这说道全没了？

张 唉！（接唱）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心瞎眼混又把这三弦摸。

娘 （白）这么说，他们俩属相不相克了？

张 什么属相相克，那都是我瞎编的！

华 不，我们俩相克！

张 啊，你们俩……

华 你回家告诉德富吧，我们俩的事还得再考虑考虑！

张 哎呀，姑娘可别呀，因为我这残疾，孩子没少跟我受累赘，你行行好吧！

娘 爱华，你……

华 （打断娘话）大叔，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和德富处朋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个有残疾的爹，可我不知道他有个会算命的爹。公公有残疾，我们当晚辈的有责任伺候照顾，可是公公到处给人算命骗钱，让我们在人前可怎么抬头啊！

张 这……我……解放后我就再没干过这个行当，这是头一回呀！

华 三中全会以后，咱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们家一不缺

吃，二不缺穿，德富又是劳动模范，你出来干这个……

张 姑娘啊，你就别说了，大叔我……也是没法子啊！

（唱）

姑娘你不知我的心肠，

说起来让我好心伤。

德富娘临下世含泪对我讲，

她言说最苦不过孩子没了娘。

她让我无论如何把德富拉扯大，

等到她娶上媳妇我再去见他的娘。

眼看着孩子成人岁数年年长，

可谁愿意给我这瞎子把儿媳妇当。

前几天听说他自己搞了对象，

我又是喜又是怕，怕他的对象黄。
为给他多攒钱我才离家走，
干上了这丢人现眼的瞎勾当。
到如今，我瞎老头子死活一个样，
求姑娘你别见怪，发发慈善的心肠，
别跟我儿子黄，我死了心也敞亮。

华 大叔啊！（唱）

听大叔说出真心话，
不由得爱华我眼泪汪汪。
你老的身世我常听德富讲，
提起了旧社会你的恨满腔。
你也曾弹着这三弦宣传打老蒋，
你也曾斗争会上骂过地主白眼狼。
你也曾编过新词儿歌唱党，
你也曾切齿痛恨“四人帮”。

我知您一颗心为儿操尽，
难为您多少年当爹又当娘。
最伤心前几年米瓢常碰缸底响，
最不易您粗针大线为儿补衣裳，
最可叹您看不见儿子长成什么模样，
最焦急您无能为力难把公公当。
大叔啊，您莫难心别多想，
爱华我不是那号轻浮的姑娘。
我不要钱来不要物，
不要彩礼和嫁妆。
我要的是青春似火把光芒放，
美好的婚姻百年长。
单等我和德富成亲后，
我就是您老的亲姑娘。

张 （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孩子，我……我，这让我说啥好呢？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好姑娘，我哪能厚着脸出来干这个！（摸起三弦欲摔）这弦子我……

华 （拦张）大叔，不用摔弦子，你老留着它唱“干四化男女都一样”吧。

娘 亲家呀，你还真造一阵子，把我唬得蒙头转向的！

张 老姐姐你可别臊皮我了！（掏出钱）爱华，这是我算命骗来的钱，你帮我给大伙儿退回去吧！

华 大叔，这就对了！

张 还有，你们年轻人识文断字的，帮我给报社写篇稿，说道说道这算命骗人的假勾当，让大伙儿别再上当了。

娘 哟，我这瞎亲家进步得还挺快呢！

张 老姐姐，你也别逼着你儿媳妇给你生孙子了。什么有孙子命没孙子命，那都是唬人的事，你可别信了！

娘 是啊，都怪我老脑筋，等儿媳妇回来，我就送她上医院去做人流。

华 妈，你晚了。

娘 怎么晚了？

华 我嫂子上午就做完了。

娘 哎哟，那她人呢？

华 怕你回来闹她，叫我把她送回娘家去了。
娘 这死丫头，妈算转腾不过你。快给老公公做饭去吧！
张 别麻烦了，我得赶紧回家了，省得孩子惦记我。
华 大叔，今天你就住在这吧，我一会给德富挂个电话，让他明几个来接你老。
张 不用接，我这眼睛还通点路，今几个好像更透亮了！
娘 这个老东西，以后你可别再唬俺们这些老太太了。
张 （玩笑地）那也不好说，谁让你愿意信了呢，你要是不信，我早就不算命了。
娘 你呀，真是两头堵啊！（笑）
这真是（念）破除迷信心透亮，
张 多亏爱华好姑娘，
华 重调三弦唱新曲，
合 精神文明花正芳。

【剧终】

（1982 年与李忠堂合作。由赵本山、陈佩云、王秀芬合演）

（1985 年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创作奖）